

戰國策三注旁訓評林

漢書門			
二	二	六	〇
九	〇	〇	〇
四	七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二	二	二
八	二	二	二
〇	〇	〇	〇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60	
冊數	4	(2)	
函號	256	13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李太史選釋國策三註旁訓評林二卷

齊

威王

齊策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九我周衰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威不世之章也

交和而舍

兩軍相對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

知我也以人之

章微幟也

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言賜我其罪我

不應頃問

有頃

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

又將以人之言

應而此者三

言如此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

威王之於章子

淺草文庫

有馬夫如是雖
百而虎不搖也
豈以三告而後
打哉

九我曰以不欺
死父而信其不
欺生君此章子
所以能獲勝秦
之功

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
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母名格格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為棚以立馬首
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吾使章子為將之時常勉諭之曰夫子之強全
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
也臣之母格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
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齊策

石賈曰鄒忌嘗
以詐走田忌則
其人亦傾險士
耳惟此言者萬
世之言也

張洲曰人若不
自知鄒子之不
知徐公美鄒子
自知之故人言
不能救也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讀曰遠朝服衣冠寬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
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
也旦日客從外來旦明與坐談問之曰原無曰字後吳注爾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
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其暮寢
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十二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齊策

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
九我評 篇公我畏我求我是他主意而文法
三變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
家之兵管仲軍令始疾如錐矢錐銳也戰如雷電其威

雨

秦也以其不能害秦而輕事秦則不能端敵皆羞也太曰秦不能攻其後也其說趙同大不言韓魏為救者以百強而秦交之也太列韓魏任所收矣

解如風雨也言疾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十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其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鷄走大陸博蹋鞠者羊似笙三十六莖瑟似琴三十五弦筑似竹曲五弦之樂按六著行六基謂之六博鞠即今之臨淄之途車轂連皮裘黃帝作益因娛戲以練軍士擊人肩摩連社成幃衣狂相連可成帳舉袂成幕率袖相掩可成幕揮汗成雨家殷而富殷原作敦從史改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又曰且夫韓魏至輕為之臣也言二國近秦也而輕事秦

又曰自今秦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幾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雖勝猶為失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爭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狼性怯走恐魏韓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高躍惴惴言疑之甚而不敢進秦自疑懼虛作恐則秦不能害齊亦明

九我曰齊先惠
于秦故特以事
秦辱之

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
之計過也原死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
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人不敏今
足下以趙王之教詔之足下原作主君敬奉社稷以
從

九我評 齊之形勢風俗此篇却說殆盡

大王

齊策

九我曰東文自
不然以後僅人
十餘字而奇思
極高層出叠見
讀之有无限光
景當並翦通說
韓信文並觀

壁喻運無死迹
奇絕上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齊人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有
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二草生
澤水也故皆山名及之梁父在太山則鄰車
求不可得却却同言多獲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
而載耳車重不能前也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而取火於燧

國策卷之二十一 齊策

齊策

也燧取火之木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韓盧今作子盧

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繞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韓

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太廢抄

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

擅其功擅者死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損其兵損猶勞也敝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辭去將士而休息兵卒

霍林曰此與種代韓魏相持陳軫虎爭人之說同

齊策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音觸曰觸前王使觸就已觸亦曰王前觸亦使王就已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慕王權勢王前為

趨士就士道德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

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

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塚也者

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秦伐齊先往故云令

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

詞人危激此戰國策主之習

綴山曰宣失之策謂諸侯多由得策金諸侯多由失策

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后鍾萬石石百二十斤鐘鼓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使辭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

未有得之矣而誇得之之名

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通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志而不為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與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九官方回續牙伯陽東禹有五丞益稷皋陶垂契湯有三輔伊尹不訾秦不虛靈甫

仲伯外有誼伯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

以君王無羞亟問不以數問於人為羞不愧下學不以卒於臣下為愧

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

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無形無端皆指實

夫上見其原上立其德下通其流下成其功至聖明學

明之事何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無明之事

為貴雖高必以下為基無下何以能高下共是以王

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

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

以身下人

堯傳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知吾所行皆小人之行

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

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

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遵度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

以當肉饒而食其美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

貞正以自虞比於樂食肉制言命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命

溪山云罽罽破此中滋味故翻大欲晚食安步其出外僅置茶淨寺

齊策

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
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歸於正道而反守其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霍林曰王斗言王不好士不可宿贊受事者引入見王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使掌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無
人請從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
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

善不統風

曰王聞之過王所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
諫宣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
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上地人民之藉猶賜祿也
立為太伯也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
惟恐夫耘之也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
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
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綠耳王之駒
已備矣世無東郭先也逡盧氏之狗美狗從吳注改王之走狗

如問曰尺穀之
言此魏年合戰
國論說相類者
甚多

青阳曰璞王之
論孟子之善喻
也孰意王斗親
年亦去言平

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
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
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
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
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有負國於是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
列第為士大夫者七十六
人不治而議論搜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
然鄒衍淳十兒之徒頗皆誣誕无實不治而議所養
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願獨勤以
貴士王斗說其不好士有以也

齊策

田需對管燕

齊人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霍林曰說宛宗
衛相齊罷歸召
田饒等問饒對
亦與此合

汝等誰去與
我奔赴諸侯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
同泣下
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不得饜而君穢鷺有餘食下宮雜素繅羅紕下宮後曳綺
宮下列
穀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
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
得而難用也

齊策

陳軫為齊說昭陽

昭陽殺魏將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兵而攻齊陳軫

九我曰得言李

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

足之命世之所

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人固多以為口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曰唯令尹耳楚相

知止謂之足

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

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

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

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入城不弱兵恃其兵強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公以是而得其畏

官之上非可重也官至今尹貴校戰無不勝而不知

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為蛇足

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齊策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九我曰靖郭君城薛之心堅矣及齊人以君長齊奚以薛為元者金城薛高於大无益有是以動其所而輟其事

靖郭君郭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郭謂謁者無為客通無通諫客齊人有請者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就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蕩也而失水則蝼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若若能雄長於齊安所事城薛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齊策

靖郭君善齊貌辨

划而數語言有可謂足貌辨之矣雖家族破城尤為之不辭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示寵令長子御之示尊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之交大不善於閔王閔王所喜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

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
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
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聽信而愛幸齊貌辨曰愛則有之
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
相不仁過順言順過豐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衛姬之子名郊師者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
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
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

閔王方惡靖郭
君齊貌辨以
其不忍倍閔王
動之閔王安得
不動心

王何吾何以告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
廟與楚之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以顏色
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年幼殊不知此
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
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衣劍先王所賜故衣之佩之閔王自迎靖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
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策

陳軫說齊合三晉

九我口軫善楚者約從遠楚又勸三晉之移禍於楚豈果不為楚計哉蓋知諸國之指秦非特為魏所以為楚所謂陽據而陰助之者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音地言更相伐更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迭相伐以自取疲弱而歸其國於秦彼我兩者皆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而相自割喻秦無所事秦曾不出新力一作力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為秦故而自相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

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死於秦辱民必死死於秦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韓梁既入秦則齊將近而被攻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東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得齊之地而連屬海濱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謂稱孤以臣之一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齊復與三晉約為兄弟而出銳師以成梁

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
後憂言且移傾秦之師先伐齊也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
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
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
果以兵合於三晉

策

張儀以連衡說齊

九我云稱秦說
齊云不知秦之
不察齊何而輕
事秦故破其說
者特以強弱相
形耳至秦并楚
和親而韓魏趙
亦以割地齊不
事秦則禍立至
是直以威恐喝
之耳

張儀為秦連衡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
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此取譬之說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則魯雖有勝
未亡則亡形耳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獨言趙之障蔽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長平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強弱二字一篇主意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人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齊策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太子橫是為頃襄王時為質于齊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而徵之以求下東國之地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楚故欲與三國共立君

九我云此下十句乃著書者叙說一事而反覆

國策三主平水

作十段即上呼
喚亦叙事之一
法此章書者有
意為文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蘓子之事。此著書可以請行
倪備錄索盡露在此可以令楚王。王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
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
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蘓子於薛公。可以為蘓子請封
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蘓子。可以使蘓子自解
於薛公。十個可以文法長短不蘓子謂薛公曰。臣聞
齊昌黎作文嘗用此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
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薛公曰。善。為

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
得成。齊求地而楚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
與之為得成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
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
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而使齊
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
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
告太子其故。蘓子辭也告太子使太子謁之君。君薛
使太子白以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

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地以延長齊王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臣能去太子。使之去齊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

制音端

以國因。請以國而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制猶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始因太子以求割地，既得地而逐之，其險蘓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蘓子也。蘓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是楚便之蘓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者，又蘓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蘓子，故

九我至前居十
策金意佳楚
封已

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子立蘇子也。割地因約者，約為之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令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之下，或文或衍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在有如與少，之者少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國塞。

宋公節

齊策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則是塞天下士之口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主，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止諫也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

九我云桃梗之
語平而正主偶
之語奇而新
挺然乾也

九我曰秦蠶如
虎口極代以不
知所出恐喝之
孟嘗君安

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子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
者臣來過於淄淄水之上上有土偶人以上塑之類於人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一作挺一作子以為
人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淄水至則汝殘矣土
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
之桃梗也刺削子以為人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
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則子漂漂水中者將不知所止且如之何今秦四
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
嘗君乃止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齊策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九我曰仲連立
言主也言各有
中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仲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音措木據水舍置樹木而因水求食則不若魚鰲懸險
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
當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
而操鈹鐔與農人居墉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
其所長之其所短之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
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
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堯友以此士見棄逐不相與

齊策

九我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二馮煖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豈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

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豈非立教首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九我評 不數言而字字句句曲極其工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煖即諼或作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

馮煖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

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

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以下

之當有歌曰長鋏歸來乎缺劍把也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原无魚字從吳注

列上客食肉中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

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

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缺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為家左右皆患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

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

母之食飲用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

今告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能字為文收責於薛

如岡曰馮公自
言无去作真无
能也孟嘗君
知之故尚址署
則曰客果有能
也魏子子要馮
公并參孟嘗君
蒙其力百乘之
家不富聚飲之
臣豈臣也哉

者乎文孟嘗君名責償同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
能也言果則孟嘗君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事事原作是憤於憂憤亂也而性惛愚
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
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也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
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
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

賜諸民起原作赴從吳注改因燒其券民稱萬歲應券取者與則合驗之徧合矣乃采聽命煖因矯稱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貧民不能償者因券以滅其迹民皆稱萬歲以責孟嘗君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曰收
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者臣
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列君家
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
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不以拊循之道子視其民因而賈利之乃因而市賈以取利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

孟嘗煖之市
義美矣而為之
營窟則亦利
之客耳

說曰乃原作乃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春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其寵國而為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中下原有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昭王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耳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徙故相為上將軍而遣虛相位以待孟嘗也

青陽曰馮煖一

說梁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時正與賴代振耳茂之事同

九我曰田文食客三千而羊以馮煖一人復其位資主誠不易哉

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于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三及子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為小人所惑如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得罪于君寡人不足為也不足民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數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齊策

譚拾子諫孟嘗君

九我云市朝則滿夕則虛一段此理之固然者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乃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是日中市為市之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故往亡故去無所求于市故去之不顧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

齊策

九我曰雄詞奇句出之不尽其辨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蘇子說齊閔王

所怨五百牒削去之

書所怨之人于牒者

不敢以為言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喜于先事

則近禍首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必怨之又為之

主衆所不與也故夫後起者藉也

惟后起而不先事而遠怨則有所藉資權勢

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

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后起

此而巳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

萬物無不藉藉而起故為之率率

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

凡事無時勢不行故為之

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今雖于將莫

石黃白出策談
至全於后起藉
然不為人主怨
其云案兵而后
起寄怨而誅不
有微用兵而寄
殺又最其術之
深者

九我曰今雖千
將以下至求伯
則遠矣言先夫

邪干將越人莫利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堅
箭利金其妻亦善作劍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殺敵其遠矢非不銛銛利
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王車不休傳傳驛慶也言其
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衛入門土門以土塞而
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邲於魏邲同
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挑道索戰邯鄲之中驚河
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
中年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

下之禍元藉之
待也

力魏而有河東之地力千魏而河中之地則剛平趙
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
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吾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樂典眾事敗而好鞠之
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
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

九我曰臣聞善
為國以下至好
往強也言怨之
得主怨之禍

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後謂故約不為
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
不輕地可廣歆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
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
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
燕戰而趙氏燕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
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
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
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恃謀人

九我曰且夫以
下至強弱大小
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而一節語
曰以下致戰攻
之敗可見前事
為一節今吾所
謂善用兵以下
至篇終為一節
皆推言用兵不
為天下先之意
而不生怨之意
在其中

而致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
重伐不義主於后起藉權不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勁人與不塞之言通也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疑有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凡事通天下人之心志則
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
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無輕信諸靜則四鄰不
反不反背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外不賣內
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
道此則不伺而福矣不祭祀鬼神不貸而見足矣不

九我曰何以知
其然也一語六
用而不吝其後

人求物而用自足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下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弱小之殃萊已好謀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言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

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憂耳有能案兵而後立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寄怨於義以徵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為名也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

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起我胡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伯王為志則而為我役胡明主察相察相者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國而都縣之費也又禮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先而後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之井焉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用窘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

驛驛有隱義言驛通都小縣置社亦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中甞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塋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完者內酺而華樂華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鉉絕傷弩破車音皮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襁衣蔽
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舉衝櫓城上露臺為櫓戰陣高
本易蔽故亟治之言亦家雜總併作身窟穴中謂地罷於刀金兵器而
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數
月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截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
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
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
二國而憂一主趙襄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率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

患也患在滅范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
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
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古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可拔守城
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則非國
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
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夫士死於外

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鵠即非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中者則

喜喜原作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

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今窮戰比勝而

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

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

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則察

相不事也不從事於此原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

動五兵刀劍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

才戟矢

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

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

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曠遠故曰兵后起則諸侯可

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于堂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

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

雖名利若此猶

齊陽曰鍾牟伯
樂雖非所以啓
人主亦亦孟子
色貨多比

不足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
自安諸侯無成謀國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
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
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趙言往應之也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
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雍土千里帶
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
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為戰具櫟城上女櫟競為守備為
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

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
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人見魏王則
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
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
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
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
下之志使天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
然後圖齊楚魏王悅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

乃我曰錯綜起
名變化不穷

丹衣柱丹柱猶衣之也建九旂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旂又給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榜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此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策
九我曰射書聊
城欲強齊以福
秦且即不肯帝
秦之意
如岡曰此書雖
以智勇忠三平
起實重智者不
倍則一句蓋欲
其奔燕歸齊故
即以死生榮辱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屬東人或諛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皆同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三句申之下文
反覆詳論皆不
越此

石簣曰此下云
云皆誘惑燕將
之詞非實事也

九我口本言齊
雖南陽尚必
攻聊城今楚魏

既退則齊無事
可益專意而攻

聊城必不能支
矣其文亦錯意

深人不易解

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已故智者不再計遲疑不决

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

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南陽即齊淮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

濟北之利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故定計

而堅守之令秦人下兵此時齊美秦魏不敢東面不敢

攻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

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

不至聊城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青陽曰以金盡
見販以一城往
守所以見其能

霍林曰歸燕之
說特喚起東將
手者意耳恐其

城共據暮年之救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得也
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也
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
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救聊之民救聊原作聊城從吳注改距全齊之兵距拒暮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此之心是孫臏
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
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

未知所處也
纂春秋三守反
前史當留三字
而引管仲曹沫
因敗為功之事
以諷之
如問曰魯連還
書之時使齊不
戰而復聊城所
以為齊者善矣
其處人已則非
也豈將已功被
諛而猶堅乎無
二志其志意可
稱連誘之奔城
而東遊是破懷
人臣之義而教

毋交將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
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
比陶衛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吾古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下無懸數
字訛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
死遺忘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古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

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太管子并三
其下不責任軍
其連為之約夫
射書是尸祝越
俎豆以代庖人
而出位之誚難
免也一奉而燕
二失人謂連天
正此吾弗信矣

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太管子并三
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
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
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出計明白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
也功廢名滅后古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
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曹子以為遭遇知已齊桓
公有天下朝諸侯史作朝天下謂率天下會諸侯朝曹子以一
劍之任却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

九我曰此結二
子不規七于小
廉小節欲為將
乘時而立功名
耳故獨揚一智
乎以立前

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是楚
傳名后亡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
為殺身絕主意得重智字
終身之名除感念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
因罷兵倒羈而去音獨羈子衣倒
之死仲連之說也示託弓也故齊解國之圍救百姓

九我評 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
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策

貂勃欲附田單

九我曰以狗立
喻戰國多常談
欲謀其身而忘
其類亦其元耻
矣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單初起安平
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
故常見譽於朝言其毀貂勃曰不歆正駟之狗吠堯非貴而賤堯也
而賤堯也駟柳下惠之弟盜駟堯狗固吠非其主也
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
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
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有所幸

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項分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衆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單據有權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內反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蒙其志欲有

九我云貂勃之言君子之言也與策士將談者遠甚

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田單徒跣肉袒而進露體示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酒醉而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

雖為依附矣則
正論

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
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
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
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主兵之官謂將也二里之城
五里之郭燬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就使
安平君不適王而自王亦莫之能禁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
不可故為棧道木閣皆以通險者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

齊策

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且雖嬰兒之計亦不王不
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公孫弘為孟嘗君使秦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昭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辨故
欲以詞屈之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
為人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因以難寡人猶可
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
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得志不慙不慙如位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治可為仲卿管商之師說義聽行明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
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王也辱其使者
雖遇萬乘威嚴之主亦小畏之而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濇其衣

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
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
以已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
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
使矣能為足猶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聞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齊策

九我孟威后按
語可謂知本末
矣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歲不熟則民飢安得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民飢則誰散安得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先有所問安有舍其本而問其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生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去徹其環項王純之以至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孝親之矣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

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則朝也齊國子萬民乎即孟子所稱陳仲子於陵子仲尚是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九我評 於二士則問其不業於一女則問其不朝於仲子則問其不殺是知重倫理愛人物者也威后其賢后哉

楚

宣王

楚策

江乙論昭奚恤

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為敵國所畏可知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言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楚策

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九我評 借畏虎以譬畏甲兵語切而當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撫物委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九我曰真是名

言

江乙說安陵君

四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色衰如花之是以愛色
不救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救而愛弛寵臣不避軒貴臣而寵者車不及救而退避
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
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
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
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
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連馬旌旗蔽天野火
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群音詳

前叙事此是替詞左氏法也

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
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
入則編席謂席相次言與王相次知之出則陪乘乘驂大王萬歲千
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虻蟻言願得為王先用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
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楚策

自楚地至之資也言楚國之強

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秦基在咸陽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大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

自大王誠能聽臣至當外服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從橫之王所以榮惑世王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六國合從相親則秦勢孤大王不從親秦必起而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楚都震動臣聞之治之其未亂治之當先為之其未有也未有之始忠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其宗廟社稷練士厲兵操練士卒在大王之所用之以託於楚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案宅必實於外廐故從合

一意而轉古有奇峰

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合從橫成而語利害甚明今釋霸王之業而
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
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平有秦患
不顧其禍平使國被秦患而畧不為之顧恤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
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有億兆之數而者大王何居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相

去之遠有十萬故赦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
十億之懸絕也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
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
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反背我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心搖上不定似之而無所終薄同泊今君欲一天下安
如懸旌定似之而無所終薄同泊今君欲一天下安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楚策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言大夫不知則於大夫無所聞之將何所得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

唐又當從廉
之燕仇曰賈廉
言不弱小也

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匡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先君以掄覆取方城之外四封楚在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楚地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

力助也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也音朴扑也音朴一人若也音朴梓也音朴髮也音朴一
 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
 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
 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散俱亡莫敖曰吾被堅執銳
 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此存一卒不若奔諸侯於
 是羸糧潛行上岵山踰溪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
 王襄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

無入口瘖而殫悶瘖狂殫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
 疾趨冠帶不相及戴冠不左秦其首右濡其口以口
 勃繭乃繭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更生莫敖勃繭對曰臣
 非異言非楚使新造作盤罪也楚冒勃繭吳與楚人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連屬俱亡百姓離散使
 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秦王
 思而使之起卒因謂之曰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
 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齊楚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

百官次之典三
句實其典以逃
也

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
糲是也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交鬪於宮唐之上舍關奔
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失以浮於江逃於
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
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
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唐

九我曰夢王好
細腰人至約食
不避死以求中
其可謂急於得
君者矣假令移
此不避死之心
以忠君其為忠
顧不大耶

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
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
腰楚士約食飲節其食而能立必有所依式而能起有必
所式乃能起以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
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夫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
大指以鈎弦失以皮為之着於右臂以遂弦遂發也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
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楚策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

九我云此在鄭袖出張儀之后

張儀為秦破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

喻其勇猛之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足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謂兵革之事

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取

之如卷折天下之脊天下從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

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

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陣卒盡矣陣原作陳從姚本改有偏守

新城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功

作攻從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

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

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有吞天下之心也陰下原有

謀字從吳注省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人以弱秦之不出兵山東者明此術也楚嘗與秦構

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徹為

侯而爵執珪者言其貴也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

顯其蘊秦之短
以明其言之不
足信

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
韓魏以全制其后計無危於此者矣危原作過是故
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
匈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晉陽當天下匈其地是
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開天下匈他國不得
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而東指
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蘧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蘧秦於市夫以一詐偽

石質曰此語却
是名言

霍林曰其說諸
侯皆曰有秦強
楚曰云云以楚
最強故爾

反覆之蘧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
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形勢
當相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掃之役自居
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故敕邑秦王使使臣
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也將迎之際
待也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
幼言為不習國家之長計長久之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

楚策

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鷄駭之犀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綿置米其上以飼鷄見之驚故名鷄駭犀夜光之璧於秦

陳軫料宜陽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智巧之士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仲時守宜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也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之大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

東述上文其妙

楚策

此語皆用而不

言屢人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如此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項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予我東地五百里淮陽之地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

此子良計在與
齊地而復攻之

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
義愛土地而不得歸以
送父之葬非義也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
齊王曰致其命令
於齊王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
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即所
許獻
齊者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
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
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
之歸杜稷
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王音也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此昭常計在不
與齊地而請中

此景鯉計在不
與秦地而索救
於秦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
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
半也是萬乘之地去
其半只得其半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
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
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一本為三身至
獨守二十七字王身出王聲許萬
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主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且見以皆用且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

卷五至六十一
本作率吾之士

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八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職東地，且與生死。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尺。言出初六十言盡國中五尺之童，自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之老，共得兵三十餘萬。敕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敕邑之王，是常矯也。昭常詐矯王命。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未涉東地之境。秦以五十萬臨齊。

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隘猶阻也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
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以率不用東地復
全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
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與

九我評 終篇皆奇

九我

九我三也豈有不死之藥哉明人之欺王也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善矣

中射士對荆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乃不殺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赦之以不能
若之也夫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
葉之能不死者手人耳非能使形者不死且
人以獻王何與於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

國策三注評林

二卷中射士對荆王

五三

楚策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視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以觀楚之幸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奔楚而自掩匿於城陽之地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

霍林曰楊帆所伏徵矣哉童子之為蜻蛉公子之為黃鵠射者之為黃鵠物且不免況乎蔡侯侯之士襄王可以鑑矣其美哉梓臣之不可近也

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牛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絕一作斷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謂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係加已乎四仞之上人尺曰仞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原無此句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噉啄也仰

青陽曰譬喻
飾波一節

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吳注類作頭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候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乎射者方將齊其波廬下文蟠即著靈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
矰音曾係繳於矢繳音灼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
蟠治王之力甘反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耘音耘反與頃同故晝

考列王

唐睢說春申君

黃歇楚相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謂有祿位然臣

羞而不學也不避江河雖涉江河之險不避行千餘里來竊慕

大君之義大言高其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

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盛兵而天下稱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

西施雖衣粗衣不待盛飾而天下亦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

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以其仕於朝如臣等者少夫

梟暴之所以為能者也梟勝也以散暴佐之也散為衆暴夫一

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

或以合從說楚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誑為信即屈申意奮患有成奮於患難以能有成勇

者義之備收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義之制其宜官之立

其夫報報之反言反覆墨墨之化言變化無形唯大君能

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禍與福相貫通生與亡為

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為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而不

如岡曰漸說到
襄王身上文極
委曲

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之絕大者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

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坂也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後語云飯茹溪之蔬注云茹溪巫山之溪按此則溪下當脫之字食湘波之魚左抱

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註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

夫兼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填兵黽塞之內滿也而接已子
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
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復取北之地

九我評 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体

足以載大名

不專一於衛生者無所冠艾不足以橫

莊

不冠虐斬艾不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

言秦毒

德

絕上天之

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噍口

噍聲利機

命

非一日矣

上干主心

取

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謂

措

舉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九我評

國權輕於鴻毛積禍重於丘山二語可

為橫人假權斷案

楚策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霍杯口語謂傷
方之鳥焉飛
餌之魚遂逃然
孟明三敗卒伯
西戎曹沫登壇
及魯侵地士安
可以過奔也如
其以成敗論人
者哉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_{人姓}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列
方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
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
更羸曰此孽也_{孽取廢而復生之}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
飛故瘡墮也_{以瘡痛而墮}今臨武君嘗為秦孽_{嘗敗於秦}不可
為拒秦之將也

九我評 因敗以為功自古然矣以過弃人可乎
哉

楚策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夢已並談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也休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

霍林曰古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在有長之無其豈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

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者名字安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鹽車服在車前而上太行平聲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汗漉地白汗交流言其外阪遷延阪坡也外阪一作中阪遷延不進貌負轅而不能上表棘從吳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幕覆也驥於是僂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拔僕使得為君尚鳴屈於梁乎疑明賞困於梁者



